

## 《人生》，照亮我的人生

申平

1982年1月，我大学毕业，美好的人生即将开始。

作为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，本来就很骄傲和自豪，更何况，我的口袋里还揣着一封《海燕》杂志社的推荐信呢。有了这个，我觉得自己心里充满底气，跨步也格外高远。

但是，迎接我的却是一瓢冷水：师范学院毕业生不能改行，已经分配你回县里当教师了。好在，当地文联领导还挺认《海燕》推荐信的，答应帮助协调，让我先回家去等消息。这期间，我每天去县图书馆看书。

三月的一天，我翻阅新一期《收获》，就读到了路遥的《人生》。

凡是写一点东西的人都懂得，读书也是有“频道”的。一旦哪位作家作品与你的“频道”相契合，就会立即产生同频共振的效应：一种无比熟悉亲切的感觉会扑面而来，作品的文字会带着阳光雨露和田野花香，跃入你的眼帘，也冲进你的鼻孔和嘴巴，使你如品甘露。读着读着，你还会不觉进入角色，开始和书里的人物同呼吸，共命运，甚至你渐渐觉得自己就成了作品里的主人公。

十多万字的小长篇，我一口气读完，不由拍案叫绝：这位路遥先生真是写得太好了！我当时就确信，《人生》一定会引起全国轰动，文坛又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了！

《人生》带给我的震撼和共鸣如此强烈，这是因为，我在主人公高加林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：他所经历的事情，我也曾经历，甚至正在经历。高加林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毕业后回乡做民办教师，干得好好的却被人

替换。我也一样毕业于县城中学，毕业后同样回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农村。我“彻底决裂旧观念”，“当了半年羊倌儿，接着就由羊倌儿升为“人官”，“被破格提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连长。大队部就设在小学校内，我经常去给孩子和老师讲话。我每天带人炸山修河，嘴里说要扎根农村，心里却巴不得一步就离开农村。我也和高加林一样热爱文学，晚上经常熬夜写作，豆腐块文章经常见诸报端。那时候，我的理想就是去报社或者广播站当一名编辑。后来这样的机会还真来了，县广播站真的缺一编辑，他们看好我，内部人已经告诉我准备来上班吧。我就等啊等啊，没想到一个县领导的胖儿子却来了个鸠占凤巢……

我当时遭遇的打击，真的不比高加林差。因为去不了县广播站，我的爱情就很可能夭折。高加林是和农村姑娘巧珍谈恋爱，而我，却在和一名城里姑娘谈恋爱。她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欣赏我，爱我，但是我一直感到自卑，认为和人家的“肩膀不一般高。”好不容易有一般高的机会了，却硬生生被人顶替了！这该是多么悲催的事情啊！

那些天，我和高加林一样颓废，故意穿破旧衣服出门，拼命干活麻醉自己。这一天，我竟然挎了半筐猪毛进城去卖（高加林曾去卖馒头），也顺便去见女朋友，打算和她了断。没想到女朋友没见到，却见到了另外几个女同学。很快，我穿戴破烂，挎着猪毛筐进城的形象就被无限放大，在同学间疯传，我的女友还真的有点动摇了。

那一年，我也马上 24 岁了。只要我愿意，在农村找个姑娘结婚简直易如反掌。在我放羊的时候，村里就有个姑娘不断偷偷来到羊圈屋，往门口的石头上放好吃的。起初我不知道是谁放的，后来发现是她。我跟她说话，

发现她的身体和声音都是颤抖的。这个姑娘，多像刘巧珍悄悄地爱着高加林啊！

那些天，我就像高加林一样远望县城，感觉它离我是那么近，步行不用一小时就可以到达；但它离我又是那么远，似乎远在天边。城边上那四堵破败的城墙，简直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，这鸿沟把高加林和巧珍隔开了，如今也要把我和女友隔开。这鸿沟是什么？就是城乡差别呀！就因为这一差别，产生了多少人间悲剧呀！

不过苍天有眼，我比高加林要幸运。正在我彷徨之际，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，我去县城里复习了一个月，12月份一举考入本科院校。1978年2月，24岁的我告别亲人，吻别女友，进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。我的生命大放异彩，在校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作品，我似乎真的成了“天之骄子”。

“然而，命运跟高加林开玩笑，也跟我开玩笑。正当高加林在县里大展才华的时候，他却遭人举报，被再次打回了原形。这时候，他已经失去了巧珍，也失去了黄亚萍，他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他走进村庄，以为人们会唾骂他，但是没有，田里的人纷纷跑过来问候他，鼓励他，德顺爷爷更是对他说出了人生的至理名言；还有，被他深深伤害过的巧珍，正在背地里为他说情，让他再去当教师。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，两手紧紧抓住两把黄土，哭喊一声：我的亲人们呀！这就是结局，一个并非结局的结局。”

而现在的我，虽然不像高加林那般狼狈，但是我也的确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又在大学里大展才华，本以为至少会留在

市区工作，当编辑，当作家，没想到却一样被打回原籍，要我去中学里当教师。要当教师我早就当了，还用上大学吗！四年寒窗苦，归来到故土，职业是教师，这会让人怎么看我，特别是我村里的乡亲们会怎么看我。这个时候，我离校时的那种万丈豪情，已经化作乌有。我躲在县城的一间小屋子里，与等我4年的妻子度着蜜月，却不敢回到家乡去。

读罢《人生》，我开始思索人生，心中的块垒在逐渐消融。高加林什么都失去了，他还有勇气回到家乡去，去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；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人生才开始，难道没有留在大城市工作就丢人现眼了？回来当教师怎么了，家乡生你养你一回，你为家乡做点贡献，难道还不应该吗！

第二天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沿着自己当年走过无数遍、脚印铺了无数层的路，一步步走回了故土。乡亲们迎接我的景象简直就和《人生》里描写的一模一样：他们纷纷过来问长问短，听说我有可能分配回来当教师，他们一致说那很好呀，将来我们都要把孩子送给你去教呀！村里虽然没有德顺爷爷，却有一位东院老头，他80多岁了，银须飘飘。他也走过来对我说：孩子，你是咱村第一个考上大学，吃皇粮的人呀，不管干啥，都光荣啊！而且你要记住，国家让咱干啥咱就干好啥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哪！

在那一瞬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真想也像高加林那样，扑倒在地，抓两把黄土，喊一声：我的亲人们呀！

那天从村里回到县城，我主动给市文联主席打了电话，听他说协调工作依然很困难，我就坚定地说：谢谢主席，我明天就去中学报到上班了……

在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以后，我不止一次重读《人生》。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验。转年，《人生》果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接着

又被拍成电影，再次轰动全国。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故事，几乎妇孺皆知。高加林在感情方面的错误选择虽不足取，但是他的奋斗精神却也令人钦佩。我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，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。1985年，我的小小说《功臣》获得《中国青年报》全国千字小说征文大赛二等奖，我受邀进京领奖，这事立即轰动了县城。又经过几年努力，我终于调入市区的一家晚报工作，实现了当编辑、当记者的理想，后来我又去南方寻梦，正式调入市文联工作……

一晃多少年过去了，令人敬仰的路遥先生已经作古。但我依然念念不忘他的《人生》和他后来的巨著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脍炙人口的《人生》，曾经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，照亮了我的心灵。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悲剧，也时刻让我警醒，提醒我要珍惜婚姻家庭，不要轻易失去到手的“金子。”我和我的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，即使我先行一步，到了南方的花花世界，诱惑多多，我也始终与妻子不离不弃，相携相伴。

人生之路看起来很长，其实非常短暂，要紧处也就那么几步。这几步你走好了，爱人你选对了，你就会事业有成，一生幸福，否则，就会像高加林那样，出现无尽的烦恼和麻烦。

读《人生》，品人生，写人生。每一个人都有青春年华，都会有自己的梦想；有梦就去追，路，就在你自己的脚下。